

# David deSilva博士，Apocrypha，讲座 1， 概述

© 2024 David deSilva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David deSilva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 1 节，概述。

如果您是新教徒并且点击了此演示文稿，那么您已经值得庆贺了。

新教徒尤其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偏见，才能研究伪经并开始了解其中的内容。首先，我要说的是，伪经，即构成伪经的书籍，只是犹太文学的一小部分，写于旧约和新约之间，即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一世纪之间。除了伪经中的文本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作品，例如收藏中的数十本书籍，这些书籍在有限的圈子里被称为伪经，还有死海古卷中的书籍，特别是死海古卷中的非圣经书籍。

更不用说约瑟夫斯和斐洛的著作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献。因此，有大量的犹太文献来自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期。而伪经之所以被认定为一个合集，只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的阅读习惯。

正是由于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对这些文本的挑选，我们才得以谈论伪经。现在，鉴于这些做法，从新教的角度来看，“伪经”一词指的是那些属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旧约但新教徒不认为是旧约一部分的书籍。伪经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隐藏之物。

因此，显然伪经反映了新教徒对这些文本的看法。在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中，同样的书籍被称为次经，或者简单地被称为旧约的一部分。次经一词（第二正典）并非用来暗示二流正典，而只是在犹太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同意将书籍作为旧约的一部分之后出现的正典。

换句话说，虽然这组著作的出现时间较晚，但仍然构成了正典的一部分。次经并不暗示它比其他正典书籍低劣，就像申命记并不暗示该律法陈述比出埃及记中许多相同材料的早期陈述低劣一样。现在，我已经提到，新教徒往往必须克服相当多的偏见才能阅读这些书籍或认为他们应该关心这些书籍的内容。

和我讨论过伪经的许多人似乎都抱着这样的假设，即这些书已经经过基督徒的检验，被发现有缺陷，并理所当然地被从正典中剔除，因为它们没有内在价值，甚至有害，会扭曲和歪曲读者对真理的理解。有时，这只是许多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挥之不去的偏见的结果。那些书是他们读的，不是我们读的。

我自己对伪经的体验有些不同。我是在圣公会长大的，在全世界的圣公会中，我们能够将这些书视为既不是圣经，又不符合圣经的书籍。我们甚至可能在教堂里听到一些这样的文本，意识到它们不是圣经，但也意识到它们是教会传承下来的传统的一部分。

我自己也惊讶地发现新教改革者对这些书的推崇。马丁·路德（我们将在后面的讲座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马丁·路德对这些书的评价很高，以至于当他出版德语圣经时，他翻译了这些书。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你的教区居民停止阅读文本，你就不应该翻译它们，并将它们翻译成他们的德语母语。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出版德语版《圣经》时，他将伪经从《旧约》中分离出来，并将它们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这表明它们与《圣经》不相上下，但他翻译它们并将它们放在《圣经》中这一事实也表明，他认为这些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用的，值得一读。同样，英国宗教改革对伪经也采取了这种温和的立场。

在圣公会的 39 条基本信仰信条中，一方面，伪经显然不应被视为正典，但另一方面，伪经却被推崇为生活和礼仪的典范。就连瑞士改革家乌尔里希·茨温格利和约翰·加尔文也高度推崇这些书籍，在他们的白话圣经中提供了这些书籍的译本，并称赞它们包含许多真实和有用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是翻译的。并非所有内容都是真实和有用的，但很多内容是真实和有用的。

因此，一方面，他们被推崇。另一方面，他们也谨慎行事。但让我们诚实一点。我们基督徒阅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非正典文学，其中大部分可能比伪经的错误还多。

例如，我想起了我上一份来自基督教书籍经销商的目录。里面有很多东西。说实话。这与我们称之为圣经的书的简单启示相差甚远，比你在伪经中找到的任何东西都要远。

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整个教会（我指的不仅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甚至古典改革者）的见证是，作为新教读者，我们应该不辞辛劳地阅读《伪经》，甚至在阅读马克斯·卢卡多、乔伊斯·迈尔斯、TD·杰克斯或其他任何人的最新著作之前阅读它。现在，让我们在这个介绍性讲座中一起简要思考一下这些书来自哪里。它们都是犹太文本。

有些书来自犹太，写于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100 年之间。但有些书来自犹太人散居中心。有些书可能来自亚历山大或叙利亚和西里西亚附近的地方，即现在的土耳其南部，当然还有现在的叙利亚，那里有大型犹太人社区。有些书也可能来自东方散居地。

这些书都是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写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收集了来自整个犹太世界的犹太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还是更大的地中海或黎凡特地区。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次经都来自公元前 300 年左右，如果说得更宽泛些，可能是公元前 250 年到公元 100 年之间。因此，我们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的窗口，可以了解在旧约和新约之间这段时期，当时犹太世界的犹太教是什么样子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之所以将次经作为一个集合来讨论，唯一的原因是基督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阅读习惯。这些书籍及其在基督教会中的地位，正如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探讨的那样，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督徒总是在问我们是否应该遵循犹太教正典，新教徒遵循犹太教正典，即第一世纪人们所列举的 24 本书的较短正典，但我们列举的方式不同，因为我们将所有小先知书分开计算，还有其他的。或者我们应该包括他们没有但早期基督徒发现有用的书吗？并且显然将其作为资源。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基督教的阅读习惯，即使它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为我们提供了

这个收藏，我甚至可以说，我从大量的犹太文学作品中选择了这些文本，因为它们对基督徒来说特别有价值，值得了解和阅读。

伪经里有什么？我们发现这些书属于各种体裁和文学类型，其中一种特别有代表性的体裁是圣经故事的扩展和复述。我们会发现一本书，现在被称为《以斯拉记上》，它基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复述了我们在《历代志下》以斯拉记的末尾和《尼希米记》的一章中读到的材料。所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顺便说一下，复述圣经故事，是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

我们还会发现新教经典中的不同版本。例如，伪经中就有不同版本的《以斯帖记》。新教徒熟悉的版本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而来的，比希腊语版的《以斯帖记》短得多。

因此，在《伪经》的一些版本中，我们会将其视为《以斯帖记》的补充，这些补充材料只是被抽出来并呈现出来。但这有点误导，因为整本《以斯帖记》在希腊语中是不同的。在阅读新教徒熟悉的《以斯帖记》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以斯帖记》是一本多么虔诚的书。

上帝、祈祷和犹太人虔诚的标志贯穿希腊文《以斯帖记》，而不仅仅是在附加章节中。人们还会在《伪经》中找到更厚的《但以理书》。也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恢复了删除场景的《但以理书》版本。

这本书以犹太少女苏珊娜的故事为开端，她遭到腐败法官的威胁。还有丹尼尔揭穿两个外国邪教的故事，即对贝尔的崇拜和对龙的崇拜。这本书，以及丹尼尔三世的故事，即三个年轻人在火炉中的故事，都以一些美丽的礼拜诗来扩展。

首先，亚撒利雅的嘴里吐出了忏悔的祷告，然后三人都吟诵了一首长长的感恩诗篇。还有一些其他的扩展，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受圣经故事启发的文本。例如，玛拿西的祷告，这是一首美丽的忏悔诗篇，当然，灵感来自犹太历史上最坏的国王玛拿西的故事。

因为他们的罪行，《申命记》对犹大的诅咒已无可挽回，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蹂躏就是明证。然后，在 150 篇诗篇中又添加了第 151 篇，其中大卫生命中的其他情节也获得了礼拜仪式般的时刻，即他被选为战胜兄弟和击败歌利亚。伪经中包括两本非常重要的历史书。

这是马加比一书和二书。这些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见证，见证了公元前 175 年至公元前 141 年犹太地区发生的动荡和史诗般的事件。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身份问题被摆到了台面上。

我们是否会继续遵守托拉，保持独特、与众不同，并处于我们霸主落后人民的眼中？还是我们会被同化，并通过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将自己置于国际地图上？这也是以色列在被外国统治了大约 400 年后，在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间短暂，约为 80 年，哈斯蒙尼王朝因领导马加比起义而闻名。所以，这两本书中的事件确实对犹太人的身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故事中出现的那些挑战和选择以有趣的方式在两约之间和新约时期的其余部分中重复出现。

例如，您可能熟悉公元一世纪犹太历史中的奋锐党，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暴力抵抗运动马加比起义所表现出来的对《托拉》的狂热。这个系列中还有许多智慧书籍，如果我们要扩大范围，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指导性书籍。也许伪经中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是本·西拉的智慧，有时也被称为《西拉书》或《德训篇》。

这是一本非常冗长的材料集，与《旧约》中的《箴言》非常相似，但显然更加完善。例如，《箴言》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离散的格言，而《本西拉》则主要由五到十节的训诫组成，其中许多训诫的核心都在《箴言》中。因此，《本西拉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 200 年左右以色列智慧传统的后期发展。

还有一本书叫做《所罗门智慧》。本·西拉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 200 年基于耶路撒冷的智慧，而《所罗门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基于流亡犹太人的智慧，时间大概在公元前 50 年到公元 30 年左右。这本书的年代很难确定。

许多学者会说《所罗门智慧书》向我们展示了埃及犹太人的智慧，甚至可能是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区的智慧。我们还发现了一本名为《巴录书》的书，据说是耶利米书的抄写员所写。《巴录书》是一部有趣的流派拼贴作品。

它的一部分是忏悔仪式，一部分是智慧诗，一部分是关于锡安的困境、耶路撒冷的困境将在上帝美好的未来中得到扭转的预言。我们有一本很短的书，叫做《耶利米书》，在较早的伪经集中，它只是《巴录书》的最后一章。《耶利米书》基本上是一篇反对偶像崇拜的长篇大论。

它的目标很简单：让那些生活在偶像崇拜者中间的犹太人免受看到周围大多数人从事这种崇拜并可能被吸引加入他们的影响。也许我在想，他们那里有什么我应该更宽容甚至接受的东西？我们还会发现可能最好被描述为哲学论文的东西。也许甚至技术术语也是宣传话语，这意味着一种宣传特定哲学的话语，宣传特定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以希腊哲学话语易于理解的方式宣传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我称之为励志小说的作品。这些是《托比特书》、《朱迪思传》和《马加比二书》。

托比特讲述了一位流亡犹太人的故事，他在亚述征服期间被掳到尼尼微，并让我们了解了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虔诚的生活方式及时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的故事。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扇了解那个时期伦理道德的绝佳窗口。

《朱迪思》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故事。《朱迪思》讲述了一位女性利用自己的特殊魅力拯救村庄免遭尼布甲尼撒将军霍洛弗尼的围攻的故事。书中充满了历史错误，几乎让古代读者惊呼这是一部虚构作品。

这是虚构的。但即使在虚构中，故事也表明，上帝的荣耀将通过任何上帝可以使用的载体来证明。尽管这么说，但即使是女人的手，也是性别歧视的。

这似乎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上帝甚至会通过女人的手来拯救。第三，马加比将我们带回到流亡时期，特别是埃及领土上的希腊国王托勒密在耶路撒冷遭到拒绝后，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的困境。

这只是上帝拯救那些忠于盟约之人的另一个故事，即使正是对盟约的忠诚使们与世俗当局陷入困境。现在倾向于印刷的次经集还包括一部启示录，即第二以斯拉记。当然，我们将在未来的讲座中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但《以斯拉记下》实际上是三本不同书籍的综合文本。它的核心是一部犹太启示录，也称为《以斯拉记第四》，写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书中探讨了各种问题：当上帝允许以色列、耶路撒冷及其圣殿被那些远不如犹太人关心上帝和律法的人摧毁时，遵守律法的意义何在。这是一种论证，即“我知道我们很坏，但他们更坏”。

你怎么能让他们践踏我们？你怎么能让他们，罗马人，继续繁荣昌盛？因此，在以斯拉和一位名叫乌利埃尔的天使的对话中，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是，尽管国家遭遇不幸，但遵守托拉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进入永生的方式重新成为唯一明智的前进之路。现在，我想说，伪经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收藏，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阅读、熟悉甚至深入研究。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收藏。

它不比《新约》长。所以实际上，一个人可以在30小时内读完《伪经》，或者如果一个人要花40个小时，他可以慢慢地、非常仔细地读完。这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不算什么大投资。

但即使没有别的，我们可以说，次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宝贵窗口。我认为这对研究新约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一个比喻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教会历史专家，从教会的起源到宗教改革，但对之后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你怎么理解现代教会的状况呢？你可以理解，至少可以。但如果你只了解1500年前的教会历史，你就会犯很多错误。你会对21世纪突然发生的事情做出很多假设。

但是，如果你知道 1500 年至 2000 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你就会更清楚地看到 21 世纪基督教从何而来，它借鉴了什么，什么是新的，以及什么后来变得不那么新了，以及你有什么。你会明白，你会有一个基础来理解你在 21 世纪基督教中看到的许多紧张局势，而这些紧张局势在 1500 年之前是没有的。总而言之，我认为伪经，以及更广泛的第二圣殿犹太教，填补了这一基本空白，如果我们研究新约，它使我们真正看到犹太教如何发展到教会成长的这一阶段的全貌，以及早期基督徒在努力应对和寻求如何激励信徒对第一世纪的挑战做出忠诚回应时借鉴了什么。

因此，这是了解两约之间犹太教的窗口，其中最重要的是该时期的历史。在这方面，我提到了《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这是了解律法和契约神学发展的窗口。

看到旧约中已经明确阐述的圣约神学如何适应、维持，并在面对某些经历时得到巩固，从而使圣约神学得以延续，这确实令人惊叹。例如，当遵守圣约似乎真的导致经历圣约的诅咒时会发生什么？不是长寿和祝福，而是短暂的生命和酷刑致死。当犹太人的经历如此时，我们如何仍然确认申命记及其承诺？伪经让我们了解犹太人如何理解这一点，并能够回答这些挑战，从而重申申命记及其历史观是生活和决策的有意义的框架。

我们从这些文献中获得了了解犹太人与外邦人关系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窗口，坦率地说，这些文献对于公元一世纪的意义远大于征服迦南时期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犹太人持怀疑态度，他们如何看待他们中间的犹太社区，以及这些犹太社区如何处理这些偏见，并能够抵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以保持对祖先方式的忠诚。此外，也许并非偶然，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各种动力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外部世界，犹太社区内部存在着各种紧张关系，同化与保持我们祖先的身份和界限（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窗口，可以了解从流放归来到早期教会诞生的这几个世纪的基本社会实践和文化背景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本西拉书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友谊和庇护人-客户关系的窗口，这些关系代表了我们在旧约中可



能遇到的事物的真正发展和转变。因此，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一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日常生活。

也见证了那个时期的虔诚和宗教习俗。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待遵守托拉或圣殿崇拜和祭祀是一回事，因为新约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一切。从虔诚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

如果我们不以讽刺的眼光看待遵守托拉或圣殿祭祀等，而是从内部人士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的意义，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新约》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当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例如在安提阿，这关系到什么？所以，除了《伪经》为我们打开了两约之间犹太教的世界之外，我认为它也是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必读书籍，因为它为耶稣的教义和《新约》的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现在，《新约》中确实没有明确背诵伪经中的一段话。

然而，我们在新约圣经和伪经中发现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内容不可能来自旧约圣经。这显然是旧约圣经结束以来的新发展。

有足够的共鸣表明，即使新约作者没有直接阅读任何一本次经，次经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新约作者也借鉴的更广泛的文化知识、宗教知识和伦理知识的途径。此外，我总是建议我自己的学生阅读次经，因为基督教会在其最具形成性的几个世纪中发现它对其发展和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非常有价值。无论我们今天对次经的正典地位持何种立场，无可争议的是，次经中的文本在早期基督论或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要了解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一些基本发展，甚至可以说核心发展，人们还应该了解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在谈论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是谁时所引用的那些文本。此外，人们发现基督徒在他们的护教学工作中引用了伪经中的文本，这些护教学不是针对非基督教犹太人的，而是针对非基督教外邦人的。例如，在《耶利米书》和《所罗门智慧书》中发现的反偶像崇拜论战再次出现在二世纪基督徒的辩护演讲中，如贾斯汀·马蒂尔和阿西纳哥拉等人。

所以，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进入二、三世纪，基督徒面临的殉难越来越多。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当时面临迫害的基督徒会从犹太人殉难的故事中寻求灵感。

那些犹太人殉道的故事在《旧约》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出现在《伪经》中，尤其是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中。因此，这两本书成为非常重要的资源，例如，在塞浦路斯或奥利金的殉道劝诫中，帮助基督徒为了对上帝的虔诚和见证上帝而做出终极牺牲。

最后，人们可以看到，伪经对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在东正教教派中尤其如此。例如，《所罗门智慧书》的影响在那里相当显著。

但是，在伪经中可以找到的祈祷和赞美诗，其中有些我应该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主要内容。最后，我想说，伪经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伦理和虔诚文献。在这些书中，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例如，活着的意义在于永生，而不是只为今生。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在这里指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例如，最重要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定期做出决定。

我们是为了现在的满足而活，还是为了将来上帝对我们的辩护而活？伪经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伪经中发现，伪经有助于我们强化控制和克服冲动和欲望的价值，而不是满足它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全心全意、更正直地致力于实践上帝认可和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那些行为和美德。我们有文本帮助培养宽恕、慷慨和其他类似的关系美德，以及一些个人祈祷、忏悔、悔改、赞美和祈求的优秀例子。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任何类型的基督徒都有充分的理由深入研究次经，不必担心我们会在其中发现什么，只需以我们阅读圣经正典之外的任何内容时所用的同样明智的洞察力来阅读它。如果我们参与其中，我们肯定会在很多方面得到丰富，包括历史、伦理、信仰，以及我们对信仰先驱（从新约的作者开始）从哪里获得灵感和素材的认识。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次经的教学。这是第 1 节，一般介绍。